

# 山的呼吸

□  任伟韬

  东方蒙蒙亮,天光仍凝在靛青与蟹壳灰的调色盘里。林区二班组护林员老许的颧骨凸起,像块儿被风削尖的玄武岩。他静静地等待着下一班组的到来。

  拦河坝周遭的山脊开始渗出瓷青,晨晖却仍在针叶与阔叶的博弈中犹豫。松林率先承接了天赐的金粉,每根松针都成了淬火的银丝,而山榆树下的蕨类仍蜷缩在靛蓝阴影里。

  天穹尚未撕开暗蓝的封印,雾已在山坳里酿了整夜的酒。我跟着苏队长绕过铁丝网时,山雾正舔舐着他褪色的迷彩服,那些磨白的褶皱里还嵌着去年秋天的松针。我踩过积年的松针地毯,足音惊动某片栎树叶背的尺蠖,它僵直成枯枝状,却让整株灌木都摇摇颤动。这片塞外山地最葱郁的肺叶,连呼吸都带着激动的韵律。

  踩着防火队员新修的土质阶梯,山的轮廓逐渐清晰,混交林从第一道山坳开始奔涌。野杏树的骨朵在枝头攒成粉白的浪,撞碎在油松深沉的墨绿里。

  走走停停,很快,来到二班组所在的“鸭嘴口”。这里是个风口,从三面御道而来的风,夹杂着各类植物的种子和微生物从这里向北跨越而过,掠过官厅湖六号桥的栏杆,洒落在布满沟壑的湖畔。垂直节理发育的沙黄土地,很容易在骤雨的驱赶下迅速溶解矿物、崩解土体,留下一道道难看的伤痕。

  当然,这里也是观赏官厅湖的绝妙之地。官厅林场的龚场长、佳静、小田从另一个路口上山来。佳静递来望远镜时,我瞥见她指甲缝里的青

苔。这两个林学系的女孩总爱蹲在腐殖土里翻找菌丝,说那是大山的毛细血管。我借着望远镜的助力,更能看清薄雾清濛的湖水涟漪。

  不知何时,旭日阳光已漫过东山顶,第一辆880路公交慢车驶过高架桥。远远望去,碧蓝色水浪的寒气正顺着沟谷攀爬,与林间蒸腾的地气在海拔300米处狭路相逢。白桦林成了银箔打造的迷宫,每道树纹都在雾气里洩出磷火般的微光。沙丘鹤的长喙刺破水面刹那,连滴撞碎了倒悬的松影,惊起三声短促的蛙鸣。这声音仿佛撞上西边坡地的岩壁,回旋成某种秘语,惹得红翅黑鸟突然振翅,翅尖掠过树冠层时抖落一串露水,恰与丰沙铁路上的汽笛声在晨雾中相撞。

  大家会合后,开始巡防山林,今天要去的地方是南部最高的山,山上有一座铁塔。从二班组站点向南望去,似乎距离不远。老许一夜未眠,今早兴味盎然,坚持要跟大家一起上山。他和白雪冬都是林场较老的造林工人,我很喜欢与他俩结伴而行。

  踏着弯弯曲曲的荒草小径向上攀升,两侧杏树仿佛被晨光点化的精灵,枝丫斜逸着探向薄雾,将深浅不定的粉白晕染在天地间。

  晨雾在林间织就轻纱,将十步外的杏花笼作朦胧的粉云,近处枝头却分明可见色彩的嬗变。最顶端的蓓蕾犹带绛色,宛若少女咬破的朱砂唇;半开的花瓣已褪作妃色,褶皱里藏着夜露酿就的蜜;完全舒展的则化作羊脂玉般的素白,唯有萼筒处残留着浅绯余韵,仿佛被朝霞吻过的痕迹。

  此时才惊觉杏香原是裹在晨风里的清甜,混着腐殖土蒸腾的潮气,



AI 制作:李胜男

竟似新炊的糯米糍在竹屉间氤氲的芬芳。山岚流动的方向隐约呼应着肉眼微观可见的沾着花粉的雾气,发出与人类频率不相同的私语。

  当第一缕真正灼热的阳光刺破云层,山雾便如谢幕的帷幕般倏然收卷。此刻清晰可见杏树下堆积的落英,纯白花瓣与湿润黑土构成俳句般的对照,而更高处的阔叶林刚抽出鹅黄新芽。这场浅粉色的独舞正在谢幕,正如陆游诗中深巷叫卖的杏花,灿烂总要带着易逝的惆怅,才成就了东方美学里最动人的刹那。

  转眼大部队来到南山脚下,这座被数十年雨水冲刷,裸露着光滑石头的山体,无名无姓,正如平凡世界的我们。上山没有路,手扶着水泥柱打底的场界与铁丝网拉长的栅栏,沿着裸石形成的天梯一直向上走。富有年代感的界碑上的红漆斑驳如凝血。

  当最后一段峭壁被汗浸透,铁塔终于刺破苍穹。支架上缠满爬山虎的残枝,仿佛巨人锈蚀的肋骨间萌发

着新绿。西麓的沟壑像老人皴裂的手背,东边石灰岩山体裸露出苍白的脊椎。大地在此处裂成两种时间,雨水冲刷的石山恰似垂直流淌的沙漏,沟壑交错的土丘宛如放大了形体的顽石。

  坐在铁塔阴影里,我的额头流淌着一个早晨的收获。上山的路上,流连于山间的风景,一直爬得很慢,落在了后边。热情开朗的林场工人佳静不停地为我打气鼓劲,生怕迷了路。这时,冯强场长打来电话,说臺北林场的张场长已来到二班执勤点位。苏队长吆喝大家准备下山。

  下山时,造林工人的背影渐渐融于骄阳的春色,他们的靴印将在一场雨后化作春笋的襁褓。我想起界碑上难以辨别的数字,想起铁塔终被藤蔓缠绕,想起无名山上每一片落叶都在进行庄严的代谢。当我们的姓名都风化成了山风中的砾石,唯有混交林还在进行永恒的呼吸,年轮里封存着所有来过又消失的温度。



里（作者单位：丰宁满族自治县公安局）

## 春耕

□  刘奂明

  安徽滁州山多林密,其中除了因“天下第一亭”醉翁亭而名声大噪的琅琊山,还有很多独具特色的山,比如皇甫山。

  皇甫山古称曲亭山、北将军山,后因南唐大将皇甫晖在此屯兵得名。皇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为省级自然保护区,国家4A级旅游景区,是皖东丘陵的“屋脊”,有江淮地区保存最完整、面积最大的原始次生林,以“深、奇、幽、秀、野”著称,被誉为华东“西双版纳”。

  早春时节,我有幸到皇甫山国家森林公园游览。那天,有些花草刚萌芽,飞水流瀑气象万千,让人心

旷神怡。信步林海内,人在画中游,春日的皇甫山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。

  进了山门,沿山道拾级而上,两侧古树参天,溪水潺潺,清脆鸟鸣不绝于耳,行不多远,峰回路转,弥陀寺映入眼帘。这座寺庙占地面积不大,好像谈不上高大雄伟、气势恢宏,但绿树掩映,泉水环绕,显得古色古香,别具一格。

  至于哪年建的弥陀寺,众说纷纭。不管它始建于何年,如今展现在游客面前的弥陀寺,并非当年建筑,而是1986年重建的。相传,朱元璋曾三次来弥陀寺,与他师兄悟真品茶论道,弥陀贡茶随之遐迹闻名。按说,如此历史悠久且与世无争的寺庙应

该香火不断,可它却命运多舛,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,竟被日本侵略者付之一炬。

  弥陀寺因何惨遭日本侵略者的毒手?彼时,国难当头,民不聊生。20世纪40年代,皇甫山一带是刘少奇领导的抗日游击区,弥陀寺曾作为新四军二师的野战医院,为抗日立下赫赫战功,以致引起穷凶极恶的侵略者疯狂报复,致使毁于一旦,很多伤员浴血奋战为国捐躯。

  青山埋忠骨,浩气代代传。显然,满目青翠生机盎然的皇甫山,曾被革命先烈的鲜血染红,是一片当之无愧的红色热土,更让世人永远铭记它永不褪色的底色就是红色。

  如今,置身皇甫山国家森林公

园,仿佛来到世外桃源。昔日的皇甫山,却是一座荒山。新中国成立后,皇甫山重获新生。数十载栉风沐雨冬去春来,这里的人民用无比坚定的信念筑起一座绿色丰碑。

  正因为如此,我才敢理直气壮地说,皇甫山今天的绿水青山,是以红色为底色,传承了红色基因,赓续了红色血脉。

  今日的中国,山河锦绣,国泰民安。在皇甫山长眠的那些无名烈士,与青山同在,与日月同辉,精神不朽,已经、正在且必将鼓舞和激励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励精图治振兴中华。

（作者单位：唐山市曹妃甸区公安局）

□  刘兰根

  小时候,奶奶家的院子里有一棵香椿树。每年春天,我去奶奶家,都会看着那棵高过房顶的香椿树发呆。奶奶就会用长把儿的铁钩子钩下几片香椿叶,切碎后用盐和熟油拌好,不论是做一碗热汤面还是杂面疙瘩汤,都会给我撒上一层绿绿的香椿,我吃着那叫一个香!

  晚年的母亲在院子里也开始种香椿树。每到春天,我总是能吃到鲜嫩的香椿。香椿树长高后,她就再种上一棵。她说,年纪越来越大了,香椿树长得太高了,她够不着摘了。母亲故去后,院墙根的几棵小香椿树,仍然努力地钻出一撮撮的小嫩芽儿,那些嫩芽在春风中摆动,像是母亲当年对我说:“这是今年刚钻出来的第一茬嫩芽,还没有采摘

过,只等你回来吃。”

  母亲手巧,擅做美食,最拿手的是擀面条。母亲做的面条细长筋道,让我百吃不厌。母亲60多岁的时候,因为身体多病,平时自己吃饭总是凑合,有时为省事就拌疙瘩吃。在我说回家时,只要说想吃母亲做的手擀面,母亲就会非常欣喜。她上午就开始和面,把面盆放在木制的茶几上,揉一会儿,就要停下来歇一会儿,到中午时,那面团已被揉得发亮,摸上去,热乎乎的,那是母亲的体温。母亲一定要自己擀面条,不让我帮忙,怕我弄不好。擀薄后的面饼被母

## 谷雨香椿满树香

  亲用擀面杖一层层叠起来,然后左手轻轻压着面,右手持刀飞快地一刀刀切下去。小时候我最喜欢看母亲切面,眼看那刀就在手指的旁边,手指却在一点点快速地后退,直到切完。母亲从一侧拾起上面几层的面条,拿在手里一抖,再用左手攥几下,柔韧细长的面条就放在了盖帘上。煮熟的面条透着面香,母亲把切碎的香椿用面汤烫过,香椿变得绿如翡翠,往捞出的面条里浇上炸好的自己晒制的甜面酱,再放上烫好的香椿。这一碗面,让我馋涎欲滴,又不忍下箸。

  母亲年轻时擀面条那是一绝,据说有一次,村中有户人家盖房上梁,请来十几个帮工,中午吃炸酱面,由于当时还没有压面机,就请来母亲等几个妇女帮着擀面条。母亲实在,看着那两大盆面粉说:“擀面条用不了这么多人,我一个人就行了。”别人不信,就在旁边看,母亲和面、揉面,把擀面杖转得让人眼花缭乱,快中午时,一把把细长的面条在大盆里摆了好几层,别人都说这面条又硬又有劲儿,像鞭杆一样。

  母亲故去几年后,那个种有香椿树的院子被弟弟出租给附近工厂的工人,

□  宋雁龄

  认识庞余亮是在电视上,他作为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获奖作家代表上台发言:“文学根植于生活,必将结出神奇的果实。”

  庞余亮是江苏兴化人,著有散文集《小先生》《小虫子》等、儿童文学作品《小不点的大象课》《神童左右左》等,部分作品还被译介到海外。他16岁考入扬州师范学院,毕业后成为一名教师,从此扎根农村,忍受寂寞,将青春和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乡村教育,一干就是15年……因为年龄小、个子小,体重只有44公斤,他被家长和孩子们称为小先生。

  散文集《小先生》是庞余亮当“小先生”那些年的所思所感,篇幅都不长,却是令人感到温暖的文字,清新细腻,地气盈盈。这本书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。

  说到散文,我对它一直是极为尊重的,尊重到订阅的期刊攒了好多本,都还没有认真阅读。这种尊重,我理解为正式和正经,必须端正正捧起书本去看,而不能像阅读其他书籍那样随便看。更像是面对一种美食,明明很想吃,却又舍不得吃,于是留啊留,最终不知道怎么下嘴。如此一来,散文于我,始终也是神秘的、模糊的。

  庞余亮老师认为“形散神不散”的支撑就是结构,谁说不到2000字的散文没有意义?豹子有豹子的敏捷,乌龟有乌龟的耐力。只有写出来,无谓长短。

  我恍然大悟。我喜欢汪曾祺先生的散文,短小精悍,慢煮生活,简单纯粹。看时捧腹过,惊奇过,还真没有认真研究过文章的结构。庞余亮老师却能把《葡萄月令》拆解成“五角星”!

  庞余亮老师爱读书,有一间不大却堆满书的书房,原木色、一通到顶的书架,每个格子竖放、横放的全是书,书桌上除了电脑,也还是书。他看自己喜欢书,把喜欢的作家“吃”下去。他在书中寻找散文于生活的意义,通过阅读和消化,让寻找变得清醒,让语言变得有“腔调”,让笔触变得更湿润,让文字变得有温度。他用看似简单,却充满哲学的字句,展现生活中的美。他注入自己的情感,让文本真实而丰满。

  我听过一些名家的写作课,庞余亮老师最没有架子,随和、健谈,平易近人。我想,不仅因为他是“小先生”,写过儿童文学,有一颗童心,更重要的是,他把文学视为自己的房间,视为自己的月光。心中有光,那就有爱,是温暖的。他认真生活,不去掩饰,自会真诚对待每一个人。

  在他的笔下,没有诉苦,只有孩子们天真烂漫、富有朝气的笑颜,校园里花草树木,就连泥操场都散发着香气,那炒粉丝的味道钻进我的鼻孔,至今不能散去。一篇篇充满乡土气息的小品文,意外将我的记忆带到从前。

  我回到了我的童年。

  许多年过去,我的记忆变得残缺不全,成为零散的碎片,但是我重新触摸到了情感,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,珍贵的生活素材。有“小先生”笔下的金兔子,有飞呀飞的纸飞机,有跳大绳踢毽子跳房子,也有开满花的泡桐树。我也想起来,自己也曾是学校里的“编外学生”,而我记忆中的“风琴”由远及近,愈来愈清晰。

  “文学根植于生活,必将结出神奇的果实”。庞余亮老师用他书房里的月亮照亮了我,我像是从他那里采摘到火种,将自己的房间点亮,从此以后,一切将变得不同。

（作者单位：秦皇岛市公安局海港分局）



双花浅语

戴燕山  摄

  我无法再去采到香椿芽。前两年的春天,朋友问我是否喜欢吃香椿芽,我一时间竟然禁不住热泪盈眶。朋友告诉我,她有一个大院子,种了好多香椿树,谷雨期间约我去摘香椿芽。我欣然前往,发现那些香椿树长得好高,嫩绿的芽儿在阳光下舒展,新的萌芽呼之欲出,在春风的吹拂下轻轻摇曳,自在安宁,散发着独特的香气。朋友有专门采香椿芽的长杆钩子,我试探几下,取下几个叶片,终是不得要领。朋友微微一笑,取出两个大袋子,笑着对我说:“一早就让家人给你摘好了,焯水后可以冷冻。”我惊喜于朋友的贴心,那一年的香椿芽吃到年底都是香气扑鼻。

  如今,香椿又绽新芽,我又想到了那些香椿树,回忆的味道铺满了春天。

（作者单位：衡水市冀州区公安局）